

法通過。只得繞北平西側，經太行山脈、狼牙山兼程前來。

遠水解不了近渴。中國軍隊只好撤出南口正面陣地，退守居庸關。同時，仍佔據南口兩側大山，居高臨下打擊進犯日軍。

二、殘兵鎮守居庸關

居庸關，位於距北京市區五十餘公里的昌平境內，地處太行餘脈軍都山地，兩邊山勢險要，中間有十幾公里長的峽谷。設有南北兩個關口，南名「南口」，北稱「居庸關」，是京北長城沿線上的著名關口，與紫荆關、倒馬關、固關並稱京西四大名關。京張鐵路從此經過，是通往察哈爾省的必經之路，也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門戶，自古為



國軍堅守長城防線

兵家必爭之地。

居庸關守軍部署的情況是，正南面為第八十九師舒榮的第五三四團，右翼及左邊山地為李守正的第五三三團和剛由蘇林口轉移來的譚乃大第五三〇團之一部，王仲廉的師指揮所駐在關上。當南口激戰期間，居庸關一線，同時捲入敵人炮火和空軍的不斷轟炸中。

日軍進佔南口後，板垣師團主力部隊開始向居庸關及長城沿線發起進攻。居庸關的戰鬥是山地戰。敵人照例是先轟炸，再衝鋒。每次必狂炸一陣以後，其步兵再以縱深配備，向守軍展開波浪式的衝擊。守軍憑險固守，苦戰數日，陣地仍屹然未動。但官兵傷亡慘重，從南口到居庸關有十五里路，第八十九師一共只有四團人，戰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團。

戰鬥約五天以後，舒榮的第五三四團曾以部分兵力乘機出擊，但又被迫退回原陣地。敵趁守軍立腳未穩之時，以優勢兵力集中猛攻，連陷兩個山頭，幾致全線動搖。王仲廉把居庸關剩餘的部隊集合起來，連勤雜人員、炊事兵、馬夫等都投入戰鬥，向侵入之敵發起反攻，當夜又奪回二個山頭。激戰中，該團某營營長負重傷，連長蒙定國陣亡。機槍連在僅剩一個戰鬥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的情況下，戰鬥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最後全部壯烈犧牲。戰場形勢岌岌可危。

此時，自陝北趕來的第十七軍李仙洲部第二十一師到達懷來，湯恩伯令第二十一師第一二二團與新到達前線的第九十四師第五六四團合編為吳紹周支隊，在石峽附近沿長城線佔領陣地；第二十一師主力部隊火速增援居庸關。

十七日，日軍步兵第四十二聯隊第一大隊奪取了長城線上的最高峰一千三百九十高地。隨後，

日軍第五師團主力逐次展開於長城線上一千三百九十高地至鎮邊城之間，向守軍發動攻擊，並將一千〇五十高地附近作為攻擊的主要突擊方向，企圖以翼側迂迴戰術突破長城線奪取懷來，以切斷居庸關方面中國軍隊的退路。在此情況下，湯恩伯又令第四師第十二旅加入橫嶺城附近地區的戰鬥。

十八日，傅作義率第七十二師及第一〇〇旅、第二一一旅和獨立第七旅由柴溝堡增援南口地區作戰。蔣介石急令衛立煌部迅速向周口店一帶集中，並增援南口、懷來地區作戰；電令湯恩伯：「如萬不得已，我軍務要固守懷來等據點，勿使失陷。」接著又致電湯：「固守現有陣地，最後必須死守懷來，待援出擊。」

十九日是南口作戰最激烈的一天，雙方在黃樓院、禾子澗、沙鍋鋪、八五〇高地一帶反覆爭奪。一日之間，中國軍隊傷亡一千二百餘人。其中黃樓院和八百五十高地爭奪戰最為激烈，接連犧牲兩名團長。

作為二十一師先頭部隊的劉芳貴一二二團到達石匣後，十七日，再調至東大嶺，歸第十三軍第四師第十旅馬勵武旅長指揮。十八日拂曉，劉團第二營向日前所失碉樓發起反攻，第三營同時向黃樓院出擊。由於日兵力強大，憑據堅固的工事，居高臨下地壓制了中國軍隊進攻力量，雖猛攻數次，仍不得手。因傷亡奇重，只得以前態勢與日軍接觸。

十九日晨，居庸關一帶大霧瀰漫，八達嶺周圍的山頭若隱若現地籠罩在濃霧之中。劉芳貴團長率二、三兩營乘霧再度向日本守兵發起猛攻，進至距敵約五十米左右時，大霧突然散去，日軍乘機反撲，猛烈的炮火對進攻將士造成巨大的殺傷，右翼陣地也被敵摧毀。劉芳貴團長仍奮不顧身，率部浴血激戰。至上午十時許，他胸部中彈，不久犧牲。第二營營長楊炳臣也犧牲在戰場上。

二十日，第四一六團防守的八五〇高地，成為日軍主攻的一個要點。敵炮火集中轟擊該高地一個小時之久，然後步兵從三面向該高地發起衝鋒。激戰到午，該高地被日軍攻佔。石覺旅長請剛剛趕來的張樹楨團急援，張樹楨團長立即命令其第一營向八五〇高地反撲，在激烈衝撲中李營長受重傷陣亡。張團長又將二、三兩營全部投入反攻，並親自指揮兩營的重機槍和團迫擊炮，集中火力壓制八五〇高地，支持前線仰攻。敵彈亦密如驟雨，第三營營長孫瑞祥在衝鋒中陣亡。在緊急狀況下，張樹楨團長親率一連預備隊，投入第三營戰線，再次發起衝鋒。正當部隊冒著槍林彈雨、前赴後繼地衝奪山頭時，張樹楨團長腹部、胸部連中數彈倒下。他命令團附馬宗俊督隊繼續衝鋒，直到將山頂的日軍殲滅、把八五〇高地奪回來。張樹楨團長來不及包紮傷口，掙扎著爬起來，讓衛士扶上山去，勉強述說著戰地報告：「八五〇高地奪回來，職重傷不支，部隊和陣地，命團附……」尚未說出團附姓名，就永遠倒在了鮮血染紅的八五〇高地上。

此時，張家口形勢發生變化，由張北進攻的日本關東軍察哈爾兵團攻陷外長城的神威台和漢諾堡。為解除張家口之危，傅作義率兩個旅回援張家口。衛立煌率第十四集團軍北進增援南口，二十二日進至北京西面的門頭溝地區時，遭到日軍第六師團第三十六旅團牛島支隊的阻擊，兩軍在千軍台、大村一帶展開激戰。

由於連日激戰，守軍傷亡過重，湯恩伯被迫下令縮短戰線，將得勝口、居庸關、鎮邊城一線陣地區分為三個固守區：得勝口、居庸關、青龍橋一帶為第一固守區，由八十九師及新到達的第二十一師的第一二一、第一二四團防守；東、西大嶺及黃樓院一帶為第二固守區，由第二十一師一部及第四師第十旅防守；北石嶺、東台、橫嶺城、鎮邊城一帶為第三固守區，由第四師（欠第十旅）

和第七十二師的一個旅防守。第九十四師和第八十四師仍擔任永寧、延慶、龍關、赤城方面的防禦任務。

日軍在南口、居庸關一線遭遇中國軍隊頑強抵抗，進展很不順利。狡猾的板垣征四郎，安排少量部隊作正面佯攻，主力則由居庸關向南，沿沙河、昌平、門頭溝地區逐次向西展開，向永定河左岸馬刨泉地區接近，旨在突破鎮邊城，對中國軍隊南口、居庸關前線陣地實行右翼迂迴，背後包抄以達成戰役包圍。

二十一日拂曉，日軍冒著大雨突然向橫嶺城方面發動攻擊，其主力一部向黃土窪及其以東高地猛攻。守軍奮勇抵抗。戰至中午，第四師傷亡很大，其中第十九團第一營官兵傷亡殆盡。陳長捷的第七十二師第四一五團增援，固守灰嶺子、長峪城一線陣地。

二十二日，日軍一部突入長峪城北沿守軍陣地。第七十二師第四一六團增援反擊，將所失陣地奪回。爾後日軍向灰嶺子第七十二師陣地正面攻擊，並以一部向鎮邊城迂迴，一部突入橫嶺城南方高地。

二十三日，向鎮邊城迂迴的日軍與第七十二師第四一六團展開激戰。日軍將該團擊潰後佔領鎮邊城。在居庸關方面，日軍也傾全力攻擊，並突入居庸關南門，後被守軍擊退。

日軍佔領鎮邊城後，沿大路向北進擊橫嶺，遭到橫嶺守軍的頑強抵抗。阪垣征四郎又悄悄地向鎮邊城西南方向北唐兒庵溝派出突擊部隊秘密迂迴穿越長城，包抄國軍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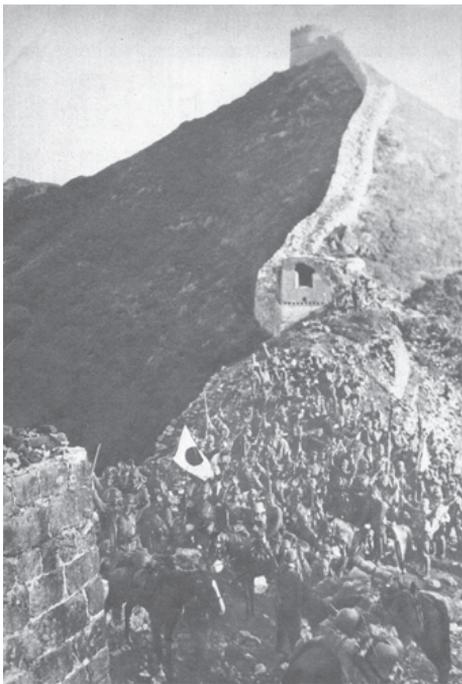
北唐兒庵溝在城西北方向，長約六公里，是兩山間的荒蕪小路，道路曲折難走。不便輜重通行，部隊展開及火力實施，日軍突擊部隊輕裝前進，悄悄接近長城防線。國軍在此長城段僅僅設防了一

個營的兵力，面對日軍的偷襲竟毫無準備，短暫接觸戰鬥後便潰敗後撤，使日軍輕易地通過水頭村並翻越長城，最終踏上了無有效防禦地形的進擊懷來縣城的平坦大路，直接威脅著湯恩伯的懷來指揮所。

二十三日夜間，湯恩伯下令再次調整部署、緊縮戰線、固守據點：居庸關為第一固守點，歸第二十一師及第八十九師守備；橫嶺城為第二固守點，歸第七十二師及第四師守備；延慶為第三固守點，歸第九十四師守備；懷來為第四固守點，歸獨立第七旅守備。嚴令非有命令不得移動或放棄陣地。

白熱化程度，為拖住華北日軍南下，蔣介石於二十五日上午電告湯恩伯：「我軍既退守各據點，務令各級主官激勵所部死守勿退。」

二十五日，日軍猛攻橫嶺城和居庸關。中日兩軍在這兩點上展開激烈戰鬥。當日下午三時，日軍坦克衝入居庸關。守軍雖傷亡很大，但仍佔據山嶺有利地形與日軍作戰。當日佔領水頭村的日軍攻擊懷來城南之十八家。在該地防守的獨立第七旅一部退守懷來。日軍隨即在飛機、炮兵支持下攻擊懷來。這樣，長城線上各點守軍已處在日軍前後



日軍突破長城防線

夾擊的態勢下。

二十五日晚間，湯恩伯將戰況緊急電告蔣介石。蔣於二十六日上午覆電：「我軍必須死守現地，切勿再退，否則，到處皆是死地，與其退而死，不如固守而死，況固守以待衛軍聯絡，即是生路。此時惟一生機，惟力圖與衛聯絡之一途而已。」

衛立煌率第十四集團軍將牛島支隊擊潰後，冒著暴雨繼續北進，但進至沿河城時被永定河洪水所阻，始終未能與湯恩伯部取得聯絡。而此時居庸關、橫嶺城告急。

八月二十四日，北路日軍已進至張家口周圍，並佔領了孔家莊車站和西南高地，切斷了平綏路。二十五日，日軍攻入張家口，第十三集團軍面臨兩路日軍東西夾擊的危險。

十八天的拉鋸戰，十八天的苦戰惡鬥，中國守軍一·七萬官兵斷臂折股，流血犧牲，六千具血肉之軀，永久地倒在南口一帶山區。南口戰區中國守軍各據點已面臨彈盡糧絕境地。日軍截斷了各據點間的聯繫，封鎖了各據點與總指揮部間的一切交通，各部隊處境危急。

八月二十六日凌晨，湯恩伯接連收到第二十一師、第八十九師、第九十四師及第十七軍的告急電，衛立煌援軍又聯繫不上，感到戰局已無法挽回。不得不於下午一時三十分，下令全軍突圍。各部奉令分路突圍退至河北蔚縣、廣靈、涑源一帶休整。

三、張家口失陷

張家口是察哈爾省會所在地，為平綏線上的重鎮，也是確保南口、懷來一線，阻擊日軍從背後包抄中國守軍的關鍵。由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的第六十八軍防守。